

心有野鹿（组诗）

□高玲

召回

我要召回毬子，沙包和她唱的丢手绢
召回蝉鸣声声的夏天
召回放过老电影的水稻田
召回草垛，和以为永远不会长大的小伙伴
召回远去的河流和丢失已久的睡眠

我看见我，坐在旧日的堂屋里写诗
弟弟的书包，被同学扯得脱了线
父亲收回了犁耙，篱笆上牵牛开得正欢
黑色的瓦缝间，又飘出袅袅炊烟

我要召回三十年前的每一天
我还是打着赤脚，在田埂上奔跑的少年

六月

生活重如山岳也薄如蝉翼
那些看起来很重的东西，就像水中波纹
看起来很近的人事，转眼就天涯相隔

没有哪一条河流经得住干涸
没有哪一次计算禁得起推敲
世界偶尔的一次贪婪
就永远失去了它的孩子

我们不过是上帝的错笔
写在了六月巨大的画布之上

回家的路

七斗，八斗，这些我少年时劳动过的稻田
我再一次用镜头记录了它们
我害怕二十年后某一天写到母亲时
忘记了它们的形状，和名字

我还记录了那些金黄色的田埂
它们火一样点燃了我记忆中的童年
我的赤脚，无数次跑过田埂上的杂草
还有刺条，土疙瘩，干枯的牛粪

有些田地，我不记得是哪一家的
我也一丘接一丘的给它们拍照
多年以前，作为家里换工的主要劳动力
我曾在这些田地里割倒成熟的稻穗
或者，栽下刚刚送过来的秧苗



我一一拍下它们，仿佛它们都是我的
在我有生之年，给我一条回家的路

康涇诗三首

是非

一段露水夫妻被暴雨
冲进水沟。两只蝴蝶
柔美的唱辞卸下口红
用过的碗筷，笔直颀长的手指
没落的梁祝琴弦
几十年呼啸而过的高铁
慢慢吐出地平线。

一个人翻身，咀嚼两个人冲淡的故事
雨从未停过，洗刷也从不避讳
忠诚的闪电在黑夜的瞳仁里
兴奋地跳着最后的舞蹈

雪白的墙，岁月会不间断的
给它贴上幸福的标签。

紫花凤梨

紫花凤梨的茎长相独特
那些来来去去的另类人群
叶丛中，她们抽穗开花
开一朵，谢一朵

太多的过客忍不住直直盯着
新鲜花朵
怕昙花错过睡眠
他们的空气折断了生长的勇气
心底掀不起一丝波浪

她们在不同方向说话
她们从懵懂走到少妇

怀念

我只用一个夜晚怀念往事
剩下的时间，熄灭所有的灯
我能想象，爱上蛇，也一定爱上它的毒液
离开一条河，就远离湿润

我穿越茂密的林子，只剩下湿透的衣衫
我穿越茂密的林子，总要忘记扬起的尘土
我穿越茂密的林子，将子弹推上生锈的枪膛
我穿越茂密的林子，野花已经开满背阴的山坡

我看着细菌快乐生长
它们长出一丝丝光线
缠绕我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登司马楼(外一首)

□马迟迟

午后的炎波推涌湖岸
我们穿过柳堤
穿过树叶斑驳的光带
见你脸上有幻觉的菱镜
我们的近处是几艘锃亮的泊船
而远处，水鸟扇动它们的羽翅
飞过司马楼巨塔般的暗影
我感觉有两颗齿轮将我们抬升
像辽阔的海面，一只鲸鱼
翻涌它壮丽的脊背。 这天气闷热呵
我们继续聊你的《孔雀与人间诗》
司马楼下，游人倦怠
同行者鱼跃般登楼，木阶声切切
你的灰蓝格子衬衣上有旋转的水雾
恍若昨夜酩酊。而此刻
沿着回旋楼梯攀援，司马楼
巍峨、神圣。有人遽念起刘禹锡诗
有人枯立于廊道，我们站在
第三层高楼上远眺，柳叶湖烟波微渺
一艘汽船正在它青春的尾岸上回返
日光下，你散身侧立
像潮汐涟涟中的一只孤鹤

摩天轮

我们去摩天轮
我们的重心偏移星轨
这巨大的圆轮似一艘宇航船
我们跟随它旋转、飞跃
缓缓抬升的地平线。让同行者俯瞰
吊舱下的 欢乐水世界
是一团密布的星系，舟车如蚁
行人若辉光点点般跨越
银光激艳的午梦之湖
而座舱此时是一只宁寂的灯盏，悬挂在
钢型结构物的枝行伸展架上，一阵
突袭而来的失重与眩飘
让我们恍若置身于
银河系幽渺的涡旋之门
我们是五位星际探险家
驾驶着一座圆盘飞行器
在大气层外的星体间航行
透过玻璃舱门瞭望，天狼星座

与猎户星座，以及外太空那无极之所
我们反复咏叹的形而上学
只一瞬间颠荡，我们回到形而下
回到手机自拍和你手中
突然点燃的那支黄鹤楼牌香烟

少年游（外二首）

□量山

有人用手电筒照白鹭洲湖心岛的芦苇
里面或许藏着想象的少年
那时，我们抱着三味书屋

像此刻的黑暗，心中保存着一束光亮
本来我们都想去改变世界
世界却改变着我们

我们并排着在林荫道慢走
许多偶然构成了宿命
生而为人；善良地认为活着

没有被污染实属侥幸
就像我们含着夹竹桃的花瓣
聊着一个大眼睛的女生

关系

他把你压倒时，
叫你豌豆。小鸽子。
电梯上升，
他叫你女仆。
限制片。教科书。
从来没有一本书，
把你们阐述得这么清楚。
从来没有这样的灰烬，
能够无限级的燃烧。
像是巴以冲突，
这同宗同源的悲伤，
他们恐惧。头抵墙。
祷告着——

有声小说

上山的路上一一
母亲浸在有声小说里。

花房的芍药一直开到乡野，
商量着嫁娶之事：

油菜花的风俗是要黄金，
石头开出天价的彩礼。

我坐在石凳上尝试，
让两座相望的山峰重叠，

为画布上的玫瑰找到动感，
并且深藏甜蜜的蒺藜。